

- 昆仑文学丛书
- 昆仑出版社 / 出版

在 密密的 森林中

Zai Mimide
Senlinzhong

朱秀海 / 著

在 军事文学『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』的大合唱

中，本书是一支格调独特，深沉庄严的英雄主义变奏曲。

作品感情炽烈，笔法细腻而多变。《钓鱼》、《湖岸湾湾》

等篇章反映了历史变革大潮下军营生活和构成军人灵魂



在密密的 森林中

朱秀海／著

昆仑出版社

· 昆仑文学丛书 ·

在密密的森林中

朱秀海 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盾胡同甲8号）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$7\frac{8}{8}$ ·插页1·字数138,000

1987年12月第1版·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1,000

ISBN 7—80040—024—7 / 1·21

书号 10282·41 定价 1.45元

任编辑：董保存
面设计：王 俭



对生活的渴望就是文学。

朱炎海

作者小传

朱秀海，男，一九五四年生于河南省鹿邑县农村。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，同年十二月入伍，次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营部通信兵、班长、团报道员、团政治处书记、宣传干事，师新闻干事、军区政治部创作员。现任某部宣传干事。

一九七八年初开始发表作品。短篇小说《第一次战斗》获总政颁发的“自卫还击、保卫边疆”征文奖。报告文学《河那边升起一颗星》（与袁厚春合作）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，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。一九八三年七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一九八七年七月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。

序

叶楠

时维冬春之交，乍暖乍寒时节。静坐斗室默读秀海的小说，进入他营造的世界里。觉得，宛如进入千回百转的大宁河谷，峡壁画廊。滩礁岸渚，接踵而来，斑斓绮丽，目不暇接。前面重峦叠嶂，水色迷茫，似无尽头。竟忘却了扑窗的昏黄的风沙。

秀海的小说，早先读过一些。然而，对他的创作和他的探索，还是看了现在这个集子——《在密密的森林中》以后，才有所了解。

他是一位真正从士兵队列中走出来，不，现在仍在队列中行进的作家。他善于在军营里，在前进的队列中，在哨所里，在炮火硝烟中，捕捉诗情，谱写军旅乐章。他的军旅小说，充满对军队军人诚挚朴实的爱。当然，这是他的步伐与心灵搏跳和士兵同步的缘故。

他进入创作，是机敏的，艺术感觉极佳。比如《在密密的森林中》，选择了风雪弥漫的密林中只有一个护线兵

的哨所。这种选择，并不罕见。然而，作者摒弃设置人为情节，始终用镜头不移动地对着唯一的一个士兵，对着这个士兵的精神世界。作者并没有回避士兵的惆怅、孤独，甚至于悲凉的心境。但是，他是把这个士兵的感情的波澜，作为军队雄浑强劲乐章中的一个不断出现的音符，反复咏哦，唱出一支委婉清丽撼人肺腑的歌。这个音符的存在，给大乐章增添了厚度和力度。这种写法，是需要有功力的。我认为这篇作品，是当代军旅短篇中的精品。

奉献和牺牲，是近几年很多军队作家触及的主题。秀海有不少短篇是属于这类作品。他的可贵之处，是读起来绝无重复感。这是他笔下的人物千姿百态的缘故。特别是军人家属，五色缤纷，神形各异。这是很难的。

秀海是一位不断执著追求艺术完美彼岸的作家。从这个集子可以看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不停息地作新的探索和尝试，且是极严肃的，极有成效的。在作品的文体、节奏方面，在作品内涵的力求超越上，有大幅度的跳跃。显示了他的巨大的潜力和冲击力。

当然，艺术完美的终极似乎是没有的，和人类的理想追求一样，没有终极。然而，我认为，真正的作家应该有搏击风浪、驰向完美彼岸的壮志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作家应该是理想主义者，作品应该有理想追求的意向，而不是美好和理想的绝灭。

秀海是这样的作家：他具有向彼岸冲击的风帆。

目 次

序 叶 楠 (1)

指导员和“猜不透” (1)

探上了 (17)

功课 (31)

第一次战斗 (46)

钓鱼 (59)

湖岸弯弯 (79)

在密密的森林中 (99)

风筝 (123)

啊，无名谷 (131)

夹心面包 (153)

闪光蓝的绸套裙 (175)

乡下妻子 (186)

雷群 (199)

指导员和“猜不透”

一

去年十月，我来到一连当兵。第一顿早饭，就被弄得尴尬了半天。不料却由此听到一个指导员和“猜不透”的故事。

说起来简单。蹲机关时间长了，习惯了细嚼慢咽，乍到连队，只恨自己碗大口小，跟不上趟。等到我紧啃慢咬吞掉两个馍，饭堂里空空如也，炊事班长周大伙已经等着擦桌子了。我匆忙打了碗水，端到门口涮涮，就想往流水沟里倒。

“嘿！——那谁？往哪里倒！倒到泔水桶里去！”远处一个瓮声瓮气的喊声冲着我的后脑勺而来。这一吼，我吃了一惊。扭头看看那个战士，很不以为然：毛头小伙子，吓我一跳！背冲着他说：“不是剩饭，一点刷碗水。”

“一点刷碗水？”说话间，那人来到我背后，嗓门象棒槌敲打坛子，嗡嗡直响，“都学你，猪还喂不？没点集

“观念！到杀猪时人家吃肉，你啃骨头？！”

我转过身来，才看清他是个饲养员。胖墩墩的身上罩着件满是碎屑的工作服，袖子和裤腿挽得老高，脚上手上粘满乳白色的豆腐渣和嫩青色的红薯叶片，一手拎着个猪食桶，一手握着个大马勺。厚厚的嘴唇紧闭着，两只大眼直勾勾地瞪着我，象两团墨疙瘩似的眉毛拧在一起。我这个人脸皮子薄，看他怒气冲天，似乎觉得自己做错了事，唰地一下就红到耳根上。我喃喃地解释：“我刚来，不知道……”

也许他突然发现了什么，刚才还声色俱厉，一下子竟红起脸来，腼腆得象个姑娘似的。他眼皮翻翻又垂下，问：“你就是刚从师里来的吗？”我点点头。他又看着我，放下手里的桶和勺子。我把刷碗水倒在桶里，他脸更红了，不停地掰着手指头，看样子想说点道歉的话，可总没说出来。等了半天，他抬起头来，脸却不红了，说：“你在师里工作，恐怕懂得接生吧？”

这一问，我脸又红了，我还是个没有对象的光棍呢！他大概看到我在发窘，忙解释说：“唉——不是，我是说给猪接生。俺连的‘大老白’快下崽了。”

我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，想给这个弄得我难受半天的小伙子开个玩笑。我说：“敲锣卖糖，各干一行。母猪下崽问题，恐怕我还没你研究得多呢。”可他听了并没笑。

他走了，我才想起打听他的姓名。正扫地的小周告诉

我：“他呀，名叫‘猜不透’！”

嘿！这名字倒新鲜。我这个人就是有个打破砂锅问（纹）到底的毛病。我找到指导员赵步中，问起“猜不透”。没想到老赵却也脸红起来，半天才说：“小朱哇，你可揭了我的疮疤了。不过，说说也好，或许你也能从中接受点教训……”

二

“这‘猜不透’真名叫蔡补头。你猜，这雅号谁送给他的？是我！嘿，为他，我洋相出老鼻子了。”

“去年三月，新兵要往班里分。连长说，对新兵要量材录用，是不是先摸摸底？我口里说行，心里猜：到了庙里随和尚，新兵还能不服从分配？到新兵排转了一趟，一个个看了看，炊事班长周大伙就找我要人来了。我一翻花名册，见蔡补头是高小程度，嘿！这几年的高小生！又见他五大三粗，见了领导不吭不哈，光掰手指头，便说：

‘这个给你吧。’周大伙拉拉我，悄声说：‘当新兵就下炊事班，他恐怕一时难想开，你先给他谈谈吧。’我说：‘你别瞎猜，我看他是龙门石窟里的佛像——老实（石）人。放到你那里保险出不了岔子。’

“晚上，我就把名单公布了。回来正想着各班迎新会如何热闹呢，只听门‘咣当’一声被推开了。‘指导员！’原来是蔡补头。他突然想起还要喊‘报告’，又匆忙敬了

个礼，厚嘴唇动了几下，依在门框上低头掰弄手指头，半天才说：‘指导员，咱连有汽车没有？’嘿，小伙子想当司机！我问：‘想开汽车啦？’‘嗯。’他头还没抬起来。我想逗逗他，说：‘你那点文化水儿，还能开跑汽车？’不想一下把他说急了，他两眼瞪着我，两手比划着：‘俺中！东庄俺表叔只念三年书，都能开起汽车在北京满城呜呜地跑，现在是县里车队副队长，一月拿……’后半句他没说出来，咽了口唾沫，又说：‘俺保险中。’他一认真，我这玩笑不能再开下去了，就对他说连队没有汽车。‘那你调我到有车的地方去吧。’他这一说，我‘噗哧’一声又乐了：‘可惜我神通小，不能调兵遣将。’然后给他讲做炊事工作也是门技术，学好为大伙服务，也很光荣。如此这般，现在也记不清说了些啥。他听完，转身就走，走老远嘴里还嘟哝着：‘捅烧火棍，啥技术！反正……’

“小伙子回去压起了铺板。别人怏气不吃不喝，可他不一样，给他端去面条，‘呼噜呼噜’一气下去三大碗零一勺子，一抹嘴又睡。周大伙找我的岔子：‘你猜得好，把人给猜趴下了。’我这个麦秸火性子，就去找补头，开导他说：现在是革命战士了，不能象在家光着屁股打麻雀那时候吊儿郎当，叫干啥就得干啥。谈了两次，他还没有起来。周大伙问：‘咋样？’我火了，说：‘不行。’‘咋弄？’

‘调走呗。’‘还是多谈谈吧。’‘谈啥！不用谈，榆木疙瘩一块！’我正想提请支委会讨论，你猜咋了——嘿！

“补头又出现在我的门口，照旧是怯生生地依在门框上掰手指头，说：‘指导员，你说得对，做饭也是门技术，俺听你的话，好好干。’

“你别笑话，我这二十七八的人啦，碰点啥事还是爱冲动，补头这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得我脑瓜都晕乎了。一边拉过他来直往他手里塞苹果，一边问：‘想通了？’‘嗯。’我心里说，蔡补头、蔡补头，你还真有点猜不透呢！可是见了周大伙，我胸脯一挺，说：‘咋样，没猜错吧，新兵嘛，保险听话……’”

三

“打这以后，周大伙见了我，提起蔡补头，总是眉开眼笑，说他学技术热心，工作积极，又踏实。过不了三个月，大家也都夸起补头来。有天晚会上，快嘴李小豆来了段数来宝，我还记得其中几句：蔡补头，不简单，炒菜香，蒸馍暄。拿了俩，吃了仨，眼珠还往笼里翻。只听‘砰’地一声响，腰带撑成两三段。补头哇，你得背我回俺班……

“我心里自然乐滋滋的。一天饭后，我想找补头聊聊。到了房里，他不在。床头上放着个绿绸封面的怪精致的小本子。信手一翻，上面写着：‘炸油条：10斤面6斤水，盐2两，矾3两，面碱2两。盐、矾、碱一齐化水，倒在干面粉里，柔错（揉搓）30—40分钟，越柔越好！弄

开，炸时油滚才中。见冒黑烟，赶紧倒凉油！压火！（油多省油，油少，费！）×月×日班长说。’

“下面是包子、饺子等，再下面是菜，什么‘猪肉屯（炖）豆腐’啦，‘辣茭炒白菜梗片’啦，等等。正看着，补头两手油灰回来了。他一把抓过那本子，象泄了密似地说：

‘看这干啥！’这一抓把本子皮弄脏了，他又赶紧往床单上抹，几折腾，到处都是油灰啦。我问：‘补头，你技术提高这么快，是个啥思想指导？’这次他脸不红了，说：

‘听老辈人说，曲不离口，拳不离手，熟能生巧嘛。’

“我有些失望，觉得‘境界’不高。但想起那个本子，还是挺兴奋：真是个‘猜不透’，别看他表面闷里扑出，哑巴吃饺子——心里有数……

“经过这一次，我对补头印象更好了，嘿，简直有点——爱上他了。他不吭不哈，闷头工作，象头‘老黄牛’；钻研技术专心，有股‘钉子’精神；就是有时跟人顶嘴，那双手一叉，大眼一瞪，架式一拉，也显得‘倔强’。年底团里要我们报一个又红又专的标兵战士，当时连长不在，我猜其他同志也不会说啥，就把补头给报上去了。团里来个干事调查，我说：‘我打保票。’他回去后，补头就成了团里的‘标兵’，照片上了光荣榜，事迹画成幻灯上了银幕，真是对着窗口吹喇叭——名声在外了。连长学习大半年回来后听说了，他搔着头皮开玩笑：‘我也猜不透了，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哩！’”

四

“我这里高兴得嘴巴还没合上，突然周大伙闯进来，说：‘真是竹签子挑不起嫩豆腐，补头翘起尾巴来了。’”

“咋啦？”我问。“刷锅、洗盘、掏煤渣都不愿干了。”我不信，刚表扬过的人，光凭高兴劲就能顶着干住月。我对周大伙说：新兵嘛，哪能没有点毛病，别大惊小怪的。谁知第二天轮到补头做饭，早饭误了半点钟，晚饭又夹了生。补头板着脸从伙房走到饭堂时，敲盘子敲碗的‘丁当’声冲他响成一片。我火了，冲着大家喊：‘吵啥！吃馍还咬腮帮子哩，你们就不出点差错了？！’口里为补头说话，心里到底不自在。接着几天，补头每天向我请假上街。今天说看病，明天说给家里寄东西，一去就是半天。一天上午给养员到营里开会，让他去买油，快开饭了还没回来。周大伙等油炒菜，急得乱转，跑来找我，要上街找他。我心里也乱了：补头哇补头，你别扶不上架呀！我跟周大伙一起上了街。问卖油的女同志，人家说有个解放军打完油早走了。这家伙钻到哪里去啦？走到饭店门口，周大伙一下站住了，他侧耳一听，拉住我就往门里走。我还没悟过来，就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吆喝：‘清蒸鱼来了。’嘿！这不是补头吗？只见他光着头，一脸油灰，腰里系了个油渍渍的围裙，正把一盘鱼放到顾客面前。那架式，活象个饭店服务员。补头一回头，从里屋走出来个老

师傅，说：‘小伙子，今天这鱼你算做成了，人家学三年，你才学几天。’说着，嘿嘿笑起来。补头咧着嘴笑，掏出那个绸面本子，想记点什么。

“我叫：‘补头！’他抬头一看，先是一愣，接着脸一沉。那师傅问补头：‘这是——？’‘指导员。’补头喃喃地说。老师傅眼睛一亮，忘记了满手是油，一把拉住我说：‘你们部队可真培养人那！小蔡见我忙成这样，经常来给我帮忙。他又心灵，又勤谨，又爱学习，回去真得表扬表扬他……’

“回来的路上，俺三人都是‘徐庶进曹营——一言不发。’我挑着油桶走着，脑袋里象塞了一团乱麻：补头为啥受了表扬反而消极起来？为啥不工作去学做菜？我猜呀，猜呀，到家了，还未猜出个头绪。

“晚上，炊事班吵起架来。真是多事！我赶去一看，只见蔡补头又是那份架式：大瞪两眼，双手叉腰，正和班长‘干仗’：‘反正不让俺学技术不中！咱这炊事班，整天白菜萝卜焖干饭，有啥学头！又脏又累！’

“‘哟，我算看透你了，当炊事员是为了学个技术，回家捞个饭碗子，啥思想！’周大伙气得满脸通红。

“补头见我来了，稍微收敛了些，说：‘指导员，我不干这个捅火棍的兵啦！’我本来就一肚子气，说：‘不行！’没想到他倒对我也瞪起眼珠子来了，说‘不行也得行，反正我是不干了。’说完，竟打开被子睡起来了。

“我象挨了一闷棍，头‘嗡’地一声要爆炸，青筋